



风物

大名鼎鼎：涑水流无尽

任小行



山东省西南部河流众多,乾隆《金乡县志》云:“(山)东省南条之水,首推涑河,次则柳林。”柳林,即今天当地人皆知的万福河,而当年大名鼎鼎的涑河,由于岁月变迁,知名度大不如前。

一

涑河,源自开封的汴水,本是一条顺依地势而成的自然河,后因淤塞而屡次疏浚新挑,成为典型的半自然半人工河。汉高祖刘邦举兵反秦时,曾在此地经过,故又名“汉王河”“汉河”。

唐代名“浚沟”,沟旁有晏垌堆(今成武晏垌堆村北)。天宝四年(745),在单父为官的李颀将回长安。行前,族兄李白为其饯行,夜宿于此,留下“鸣鸡发晏垌,别雁惊浚沟”的诗句。

五代时,出于军事需要,后晋“开济州金乡涑水”,上经今单县、曹县、兰考,接汴水以通开封;下经金乡城东入万福河前身——连接济水与泗水的蒗水,北抵济水,南通徐、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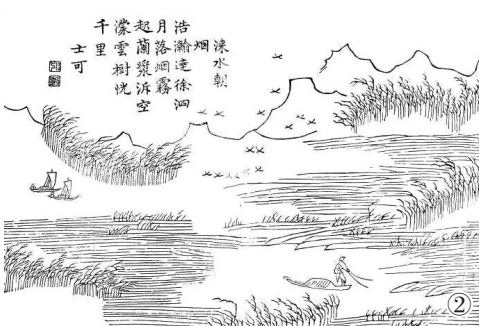
《清一统志·济宁州》谓“涑河”即宋之漕河,知涑河在宋代变成以漕运为主的河道。

二

涑河的疏浚畅通,不仅缓解了金乡南部承接曹、单等地客水难以宣泄的历史问题,还使金乡拉近了与汴京城距离。自唐开元年间就升为望县的金乡,迎来了封建时代发展的高峰,呈现出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

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载:“凡九谷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以余儿时所闻见,其俗饶美,大家率轻作业,乐善而好士,厚子弟于学。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门,庖无息烟,然不倦。”

交通的便利,游客的涌入,增加了金乡的关注度。这里发生的大事小情,经常登上当时的“热搜”。沈括《梦溪笔谈·器用》提到:“济州



金乡县发一古家,乃汉大司徒朱鲋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陶谷《清异录》有云:金乡路上一老榆,往来者就树下易草屨,例以其旧屨而去,行人指为“靴鞋树”。

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三

闲暇之余,金乡人喜治园圃。北宋初,辞官回乡的蔡州知州张肃,见城东涑河畔“秀色横野”,于此修园建亭,过起了隐居生活。

天圣四年(1026),“诗豪”石延年令金乡,“绰有治声”。石延年的小同乡,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的张方平,慕名来访。二人常游张园,“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诗留亭上。”石诗《题金乡张氏园亭》,更是佳句叠现,脍炙人口:“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话,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月落斜。”此诗因“辟出境界”,创作不久,即风靡文坛,张氏园亭也随之声名大噪。

70余年后,苏门学士晁补之访张园。此时的张园已中落,但涑河两岸的景致却美丽如故。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曰:“下马半岭,北望南武、七日诸山,或断或续,屏列远陆如画,其南数百鳧雁飞集鸣嗷声,回望白水



我是怀揣着对名山大川的向往,去探寻峰山那藏于霜雪之下的自然与人文之美的。

峰山坐落在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东南12公里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104国道及京沪铁路在其东侧穿行,京福和京沪高速铁路于西侧静卧,交通的便利仿佛大自然发出的诚挚邀请,让慕名而来的人,可以毫无阻碍地投入它的怀抱。

踏入峰山,最震撼的是那漫山遍野的奇石,它们或立或卧,或聚或散,宛如天地间一场宏大的棋局,每一颗棋子都有着独特的造型与故事。峰山素有“岱南奇观”“天下第一奇山”的美誉,山中“怪石万垒,络绎如丝”,那一片片花岗岩巨形石蛋群,奇异的石林与各种天然群雕,在冬日略显萧瑟却澄澈的阳光下,越发显得玲珑剔透,神奇灵异。

济宁之最

济宁知青上山下乡简说

朱承山

此间,济宁地区还安置了济南来本地知识青年7142名。

上山下乡包括济宁城及各县城非农业户籍人员,各县人员往往是安排在本县农村。济宁城区主要是指当时的县级济宁市,因这里是济宁市地区行署所在地,又是一座老城,因而非农业人口最多,是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输出的第一大户。

去往生产建设兵团的有4批,即1956年3月共计300人赴黑龙江省克山县,1957年9月共43人赴黑龙江省,1965年11月394人赴青海格尔木农场,1966年共2700名赴甘肃农建11师,团队中男女各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共6批,即1964年2200名,去住本市的城关、庄营、安居、廿里铺、南张、长沟、李营、许庄、唐口、南阳湖等10个公社的200多个大队;1964年7月共1615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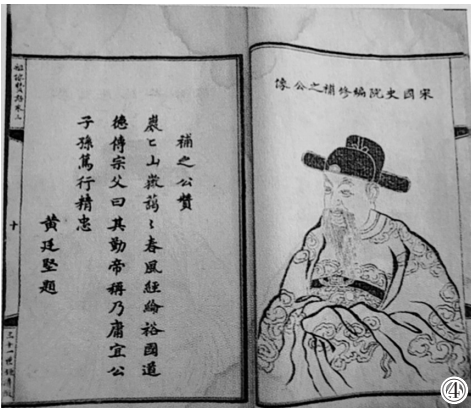
涑河兴,则金乡兴;涑河废,则金乡衰。治河是一项复杂的长期工程,政权是否安定,主政者是否真正关心百姓福祉,是治河能否成功的关键。

1949年后,新兴的人民政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理河道。1967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黄淮地区展开了数十万人的会战。在涑河进入金乡的下坡东西线上,挖出了西自东明连接黄河,东至鱼台西渡口入南四湖的东鱼河。从此,这条被上游客水压得气喘吁吁,又被黄河不时骚扰的涑河,被拦腰截断,上游的水入东鱼河向东归入南四湖。金乡境内的涑河,只承担县城南部地表水的汇流,沿岸人民“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的千年梦想,终于成真。

近年来,金乡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为契机,在持续开展莱河治理和水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实施莱河新区建设,在重现昔日繁华、活力、文韵的同时,为城市高品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金乡这座千年古县焕发出浓郁的新时代风采。

①莱(涑)河新景②涑水朝烟③李颀画像④晁补之画像⑤蔡原儒藏朱鲋石

资料图片



外地人看济宁

霜雪之下的峰山

浙江衢州 黄良木

沿着蜿蜒的山间小径前行,洞窟便在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这些洞窟遍布山体,像是一个个神秘的宝藏盒子,等待着人们去开启、去探索。它们有的幽深狭长,走进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回声,那是往昔的风在洞壁间留下的低吟;有的开阔敞亮,阳光从洞口洒入,映照出洞壁上岁月斑驳的痕迹,仿佛一幅幅天然的壁画,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抚摸着那些石刻上的字迹,仿佛能感触历史的脉搏,千百年前文人墨客站在此处,面对这奇山秀景时内心的澎湃与豪情。那一笔一划里,有孔子周游列国时传播仁爱的初心,有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俯瞰山河的壮志,有李白醉酒当歌时挥洒的诗意,有杜甫忧国忧民深沉的喟叹,更有苏东坡豁达超脱的人生境界。这些石刻,让峰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的奇峰,更是一座文化的高峰,闪耀着璀璨的人文光辉。

峰山的神话传说,更为这山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面纱。在冬日的山间漫步,听着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仿佛能看见神仙们在云雾中穿梭嬉戏,能听见他们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这些传说如同山间的云雾,萦绕在每个角落,让峰山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让人沉醉其中,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图为峰山霜雪景观

■峰山景区提供

名,去住曲阜、泗水、邹县、汶上4县;1966年至1967年近3000名,去住本地区各县;1968年1600名(含回流人员700名),去住汶上、鱼台两县;1974年共计3844名,其中2000名安置在滕县、曲阜、汶上、鱼台4县,其余安置在济宁地区其他县;1976年共计1542名,下乡插队落户,其中去滕县666人,汶上县540人。

1979年,党和国家改变了知青安置政策,不再派遣下乡,不再安排到外县插队落户。县级济宁市积极扩展就业渠道,成立了“城市生产服务合作社”,下属4个分社,即红星街道、红旗街道、东风街道、延风街道分社,安置城市无业毕业生及部分回流人员;下半年又在市郊新建知青林场、知青园艺场、知青畜牧场、知青养鱼场,解决了近3000名城市新增人员的就业问题。

之后,放开城市人员就业,尤其依靠社会经济展,拓展就业渠道,再加自谋职业等政策,引导城市人员就业步入常规,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历史的结束。

自1970年开始,国家出台部分针对性政策,使这批下乡知青能经过自我奋斗,通过大学、中专招生,企事业单位招工,应征入伍及提干、政策性安置,使大部分人员离开安置点,回籍、回城或走向新岗位,走向新生活。

经典济宁

汶上寻胜

周伟良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方,宛如璀璨星辰,闪耀着历史与文化的光辉,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汶上,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虽不张扬,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去探寻它的胜景与传奇。

“中国作家运河行”走进运河之都济宁,活动安排得很紧凑,但我依然抽出半天时间,在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仁的陪同下,驱车汶上。踏上这片朴实而又丰腴的土地,仿佛走进了一幅历史的长卷,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千年的记忆。

当我站在南旺枢纽这片古老的水利工程遗址上,心中涌起的是对古人智慧的无尽敬仰。微风拂过,带来了一丝寒意,那是历史的低语在耳畔轻轻诉说。眼前的南旺枢纽,虽已历经岁月的沧桑,但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

南旺枢纽,这运河之脊,宛如一位沉默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它的分水工程,犹如神来之笔,巧妙地解决了运河的水源问题。“借黄济运”“分黄助运”,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背后却是古人无尽的智慧与辛勤的付出。站在南旺分水闸遗址前,我闭上眼睛,耳畔仿佛传来了船工们激昂的号子声。那声音,穿越时空,带着力量与希望,在河道上回荡。

我仿佛看到了一艘艘船只在运河上穿梭往来,桅杆如林,白帆如云。船上的货物琳琅满目,有丝绸、茶叶、瓷器,它们从远方而来,又将前往更远的地方。运河的水奔腾不息,承载着船只,也承载着人们的梦想与期望。那些辛勤的船工们,他们的汗水洒落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运河已改道,但当我站在昔日的河床内合影,脚下的土地依然传递着那份雄伟与坚韧。岁月的车轮无情地转动,带走了曾经的繁华,但留下的是历史的厚重与沉淀。我用手触摸着这片土地,感受着它的温度,仿佛在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心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在流淌,人类的文明在不断演进,但古人的智慧永远熠熠生辉。南旺枢纽,它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铭刻着人类的勇气与智慧。

离开了南旺枢纽,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情,我们前往宝相寺。还未踏入寺门,便能远远地感受到那庄严肃穆的氛围。高大的牌坊矗立在眼前,在向世人诉说着这座古刹的悠久历史。

走进宝相寺,一种庄重与祥和的气息扑面而来。寺内的建筑飞檐斗拱,错落有致,重建的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工匠精湛的技艺。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上,映出一片片斑斑驳驳的光影,恰是大自然为这座寺庙绘制的绚丽画卷。

宋真宗御赐的“宝相寺”之名,带着皇家的威严与恩泽,使这座寺庙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我漫步在寺中,瞻仰着每一座殿宇。大雄宝殿内,佛像栩栩如生,慈悲的目光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我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尘世的喧嚣与烦恼渐渐远去。

这里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太子灵踪塔。这座千年古塔高耸入云,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静静地俯瞰着世间的变迁。塔身上的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每一道刻痕都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站在塔下,我思绪万千,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工匠们精心雕琢的场景,他们怀着对信仰的虔诚,用心打造着这座神圣的建筑。

太子灵踪塔下的地宫神秘莫测,据说当年太子曾在此避难,并留下了珍贵的遗物。这些遗物,如今已成为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在汶上,除了感受历史的厚重,更能领略到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传承发展。宝相寺作为一座千年古刹,不仅是佛教徒朝圣的地方,也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寺内收藏的佛经、法器 etc 物品,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汶上地区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与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汶上佛教文化。

因为要赶高铁,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参观,未及在此多作停留,更未能走进这片土地的深处去细细体味,心中闪过几分遗憾,也充满了不舍与感慨。汶上,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让我叹为观止,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瑰宝。而这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和心灵的慰藉。在汶上寻到的这份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底蕴,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图为南旺枢纽水利工程遗址

■汶上文旅提供



街上

你的报纸是从哪里买的

丁庆昌

读纸质的书,看纸质的报纸,是我日常生活的需要。每天出门都习惯开信箱取报。

这天早晨去买早点,走到电厂大门南边,一位女士看到我手中的《参考消息》和《济宁日报》,有些惊奇地问:“你的报纸是从哪里买的?”我说:“不是买的,是我订的,邮递员送来的。”

旁边一位中年男士,像是来吃早点的打工者,随口说道:“这年月看报难了,以前到处的邮政亭不见了,报摊不见了,连个报栏也很少见。”我忙着去安然粥铺,当时没在意他说的话。我可我是个爱思考的人,我每天看报,以为为常,虽然现在电子时代,但还有关心纸质阅读的人。

一天去看望二舅,老伴建议我买些烧饼带着。我走到博古庄转炉铺子,操作面案的大哥从窗口看见我手里的报纸,又是很惊奇,“你的报纸是从哪里买的?”我说:“这是给老干部订的,每天有人送来。”

他笑了一声,随口说:“越简单的东西越有生命力,比如地锅,停了电也可以做饭吃。普通百姓真羡慕,电影上的报童,喊叫着随时随地可买,看看国内外形势,看看市井新闻,那真叫生活的一个场景。”我很认同他对看报生活的期待,类似关心报纸的人我遇见过好多次。

现在手机微信满眼都是,各类信息满天飞,不知起多大作用。电子读物稍纵即逝,就像过电影一样。街上打工的,做小生意的,过着慢生活,需要静态的文化生活,通过纸质读物了解市场生活,看看精选的新闻,了解政策条文,顺便读读感兴趣的人文小品,需要快节奏里的慢生活,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回顾一下过往。停留的文字伴随思考,可以再三领会,也是一种生活需要。

科技在进步,很多人还不可能都跟上数字世界。视频、网络是青少年的乐园,而中老年人眼光缓慢些,乐于读书看报。青年人工作忙,单位里的纸质读物没时间去翻动,而在寻常巷陌,人们需要看报纸,观念更新,自我教育。

线上阅读普及了,报刊也不是没有市场。可否设想,在传统发行方式上增加些手段。正规的报纸适应大众的需求,街头的报刊亭可否回归?公共场合的读报栏,有人随时更换、管理,是否再增设一些?身边的报童可否呼之即来……